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十二回 兩頭脫空負心人忒煞欺心 一計收羅長舌婦偏生饒舌

詞曰：自家庭院，反與伊人藏美眷；別徙華堂，又被他家趕得忙。田園一畝，還欲將他家計擄。地風波，不得人間巧幾多。

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看官你道陳與權要獨霸乾家宅子，自然另買房屋，搬出麗容另居，原是正理。為何忽有個孫老爹走來，說是他家產業？依我看來，定是假冒的了。原來不然。那陳與權狼心狗肺，負義忘恩，雖然終身受乾家之惠，就如享用自家孫子的，一筆也不在心上。今見干白虹配徒遠境，自然不得回家，止剩乾翁母子，柔弱可欺，故任我為之，異無顧忌。貪了乾家這所宅子寬大，便與喬氏私謀，要驅逐他出門，方遂併吞之念。這喬氏機謀深巧，便教唆丈夫做這鬼局，推了出門，便不管他閒事。

這孫老爹號叫做孫秀卿，是城中一個富戶，與陳與權原非厚交，兩家相識，卻有一個緣故。那孫秀卿因是小姓出身，加添有了臭銅，就有這些光棍去起意他。一日家裡圍牆倒了，叫人重砌，只因房子少，人口多，覺住不下，反在這圍牆之內，起了一所大樓，接連九間，費了三四百銀子。才造得完，便被幾個惡少，竟向保昌縣進了一張狀子，說民間房宅，只有連三連五，惟帝王宮殿方是九間之數，道是百姓僭了皇制，目無君上，竟告了叛逆。

知縣也聞他是個好主顧兒，親臨踏勘，只說要解府解司，嚇得這孫秀卿慌了手腳，各處央求分上，知縣都不肯聽。只因這知縣姓陳，也是湖廣人，與陳與權雖不同宗，也曾通譜，一向弟兄往來，最相親厚。因此那孫秀卿只得尋陳與權討情，把一千銀子饋與縣公，三百兩送陳與權酬謝。那知縣千不依，萬不允，恰恰倒聽了陳與權的情面，竟消釋了。這孫秀卿完成訟事，就把樓子拆去了兩間，眾人便沒處生釁，才清淨了。陳與權有這一面往來，故此相熟。

一日，偶然城裡有個朋友人家請陳與權吃酒，這孫秀卿也在座間，因聽陳與權要尋房子與親戚暫寓。從來有錢的，巴不得要奉承貴客，這孫秀卿連忙就說自己有一所空房，與仁壽村相近，願借與他，並不要租價。陳與權不勝之喜，回家與喬氏說了，就哄金麗容到來，假托堪輿之言，說這房子划斷兩家，各有許多不好之處。麗容信為實然，果搬了出來，不想才住兩月，便有人來催趕出房，惹得滿腔疑惑。雖顯然陳與權做的圈套，心裡猶恐不真，必要自去問個明白。次日絕早起來，梳洗停當，叫了一乘轎子，帶著兩個丫頭，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蜃樓海市本無因，錯認亭臺面面新。

直待隨風都滅沒，亂山深處海雲昏。

麗容直至內廳，一個陳與權正走出來，劈頭撞見，欲待轉身，腳已縮不進去。一個臉兒白了紅，紅了白，覺得甚沒意思。麗容道：「陳爺今日在家裡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正是。請到裡邊去坐。」麗容知他要卸身出去，便道：「不消了。我此來有句話兒，昨日叫老僕過來，問得不明，故今日自家到宅。此處房子，雖然已屬陳爺，然尚是我家之物，前半既已划出，只留後半自居，亦不為過，陳爺必欲歸並，故另尋這一所與我遷去，這也罷了。不想往得兩月，便有個姓孫的從城裡來催我出房，這是何說？若果係陳爺所買，他人安得冒認？倘是孫姓之產，陳爺便不該把來哄我，因此特過來相問，不知這宅子果是買的不是？」

陳與權道：「我家屢次蒙受照拂，何敢相欺！但這房子實實有個隱情。我雖然做個舉人，並無一些恒產，蕭條之況，大嫂固所深知。為因此地風水不吉，故又尋這孫氏一所房屋，爭奈手中空乏，這千金之價，一時措處不來。因孫家與我相厚，每事可以通融，原打算我自己搬去，慢慢還他屋價，爭奈此地已成了個鄉紳門徑，不好搬得，故此反屈大嫂遷移，實是不安得緊。那房價之事，目下雖拿不出，日後我自然還他。若大嫂可以湊得出來，倒先與我兌了去，我苟有所入，即當補上，斷然不少。」

麗容道：「說那裡話。我自家有屋不住，反去買人家的。既然你未曾交價，尚是別人房子，怎好住他？只是原還我後邊這幾進，仍舊搬回來罷了。」那喬氏也正走出來，就接口道：「裡邊我已做了房戶，如何好端端又去動他！你手中不比我家窮蹙，就買了孫家這所宅子，日後少不得照價補還，難道就不妥了？」麗容道：「現今受了脫騙，還來哄人。此間現是我家祖產，如何白占我的，只是出還我後段便了。」陳與權聽了，反發話道：「乾兄與我怎樣相交？今日卻說這『白占』兩字。我偏不出還，差了甚麼？」麗容怒道：「你受我家何等天恩？反這等出言無狀！當初在南雄嶺上的時節，有這般享用？有這般安居？有這般榮貴麼？我家丈夫屢次為你幾死，今日如此報答，天理良心何在？」

陳與權見揪出他的根底，老羞成怒，暴跳如雷說道：「我讀書發達，是本分中來，窮途落泊，亦士人之常，何必恥笑！你家丈夫犯法遭刑，與我甚麼相干？也把來埋怨！」麗容道：「你這舉人道是文章之力，不記得我家丈夫風霜勞頓，回來取這萬金的日子麼？我丈夫打死劉天相，實因為你報仇。你不見戚宗孝是個匹夫，一端小惠，尚且仗義殉身，你衣冠中人，反如此恩將仇報，可不羞死！」

陳與權道：「當初萬金之費，你丈夫還扶持了一個姓曾的，如今也尋他討些好處麼？就是劉天相，誰叫他打死，弄出這般禍來！」麗容道：「劉天相不是你仇家，我大夫怎麼殺他？總是忘恩負義之人，我也不與你多說。眼見房子已被你占去，諒不肯還，我也拼得棄下了。如今只把前日那些田房產業，交還了我，討得下，討不下，我自去料理，今後再不上你門了。」陳與權道：「這那裡說起。田地是我家田地，房產是我家房產，你那裡交與我的，反來圖賴！」

麗容聽這說話，大吃一驚，因發急道：「前日當頭對面交付你的，你說討了租利，照數還我，怎倒不認起來？」喬氏便道：「你家的田產如何在我手裡？就是寄付，難道不問我家討個憑據？如今拿得出憑據來，就還你便了，你不要做了夢，在這裡賴人！」麗容道：「當初一家住著，且是有恩於你，非比路人，如何勒你執照！也不匡你今日負心。」陳與權道：「我家田產雖有，那田地現今都是陳姓完糧，房產租契亦俱寫到陳處，那裡有個乾字在上頭，卻來認帳！」麗容怒道：「你家這些田產，都是南嶺上帶過來的麼？若不還我，怎肯與你干休！」

陳與權道：「世上空手成家的都從那裡帶來？就是南雄嶺遇了風雪，也不是出丑的事，還強如你家丈夫，在南雄府做強盜劫殺哩！」麗容道：「我丈夫不在雪中救你，今這性命何來？當初劉天相負心，你原恨之切骨，今日你來負我，將心比心，虧你過得去麼？我的田產，授受有憑，待我取了文契來與你對口。」陳與權道：「乾家的文契怎麼要得陳家的田產，說這般屁話！」喬氏道：「這樣不明事的娘女們，相公何苦與他鬥口，逐他出去便了。」麗容大怒道：「這不賢賤婦，你身體還是我丈夫把銀子娶來的，也這等放肆！」兩下大家不遜，幾乎一場廝打，反虧幾個丫頭勸了出來。麗容含忿而歸。正是：

或解還珠，或能結草。

人而負恩，不如禽鳥。

陳與權夫婦二人得了乾家產業，正覺支吾不去，反幸今日一場變面，弄得恩斷義絕，他自然不來上門，就好安穩享用。見麗容出門，兩人笑個不了。喬氏道：「倘然他回去取了文契到此，你如何抵對他？」陳與權道：「總然他請了皇帝來，我只是一個不認。那怕他跳上了天去，我只是一個不睬。」喬氏道：「萬一他做出癩皮身分，日日在此吵鬧，卻怎麼處？」陳與權想一想道：「我有個驅他的妙法，包管他抱首驚竄，走之不迭，還可連他家裡所蓄的都弄來受用哩！……」喬氏聽著，喜得眼睛都沒了縫。這邊的計策已安排停當，只等麗容到來，就要兜他一網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金麗容到了家中，思想田產都被他坑匿，反受了一肚皮惡氣，忿恨不已。欲待告他，那陳與權有財有勢，自己力蹙勢孤，就象麻雀與蒼鷹相鬥，終久弄他不倒，反被他笑，只得隱忍住了。不隔一月，那孫秀卿果然又來催促，一見麗容，便問道：「前日

這番說話，可曾問明了麼？」麗容道：「說也可惱，原來真是陳與權這亡八，昧心吞上我的產業。」便把他夫妻兩人的情狀，一一說與孫秀卿得知，孫秀卿也大駭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麼？原來那陳舉人竟是個獸心人面，這喬氏也算得長舌後身。世間忘恩負義的也多，從不見這恩將仇報的喪心男女，豈非衣冠中之梟獍！這等說起來，我也誤認得了地。如今還好，若再與他親近，也險些做你家的樣子了。虧得這所房子到了他的手中，還不曾被他占去，如今幸還在我手裡，若奶奶要時，也不論價錢，聽憑兌些銀子，買來住罷。」

麗容道：「自家宅子這禽獸諒不肯吐還，若要尋屋，此間已費過一番收拾，再沒個另買了房子，又去搬移之理。便道：「我家人口少，本不消住這許多。無奈已搬在裡頭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就買了也罷。只不知孫老爹當初原價多少？如今得幾何才肯成就？」

原來孫秀卿這所房子也是父親遺下來的，落在鄉間，與城市寫遠，自己又不便住他。若將他生利來租賃的，又嫌他忒大，故此空擱了數年，欲要賣掉他，一時又不得主顧。聽見麗容問價，滿心歡喜。便說道：「我家原契是千金之外，如今情願八百兩就兌與人。若你家要我的，再少些也罷了。」麗容道：「我沒有許多銀子，如今只有三百兩，除非立一張典契，暫時典來住，滿了年月，或是贖去，或是加貼，可使得麼？」孫秀卿道：「既奶奶尊意，典也使得。只是三百金太少，必得五六之數，或者勉強到年滿後加用。若再少時，我怎肯將千金房產，輕輕變售？」麗容道：「五百金原不為多，只是我如今手頭沒有，比不得夫主在家時，銀子容易。」大家講來講去，直議到四百五十兩，聽了二十兩作修理之費，方才成了。就擇了一個吉日，約孫秀卿出來立議。

孫秀卿這日別了進城，到得臨期，麗容備起兩席酒，請了當日與父親相好的兩位朋友居間，孫秀卿絕早出城，到麗容家來，寫了文契，即交銀子。原來當初金守溪果然殷富，把家私傳到女兒手中，被干白虹如此揮灑，又被陳與權如此坑賴，今日買這房子，立地取出四五百金，毫不窘澀。且兌出來的銀子，真正雪白鬆紋，孫秀卿並無言語，吃了酒，欣然而去。麗容又把些中物，謝了居間，各各稱謝而散。有詩云：

名園花柳景初和，風雨拋人此處多。
只道一枝容燕雀，偏生雙沼起龍鱗。
情當好處良非善，事到真時始是訛。
空向春風灑紅淚，不堪回首問誰何？

那知金麗容買了房子，早已吹到陳與權耳中，便與喬氏說道：「這乾家已為我費過幾萬銀子，今田地房產，又被我通占了來，只道他家事已差不多損了，不想又將四五百金，買這一所房屋，卻還如此容易，不知手中尚有多少積蓄哩！」喬氏道：「他三四個人口棲身，還買這許多房子，家中所蓄，畢竟還多。況舊時這樣一個富家，不要說父母家財，就是他私房，也少不得還有一萬五千銀子，那得一時就窮！」陳與權道：「便是如今世界，寡婦孤兒，還該詐窮。若非實實有物，怎肯買這些住宅，招搖人的耳目？」

喬氏道：「再不道乾家這樣資財廣厚，好不有趣！你怎麼能勾想個策兒，一發謀了他的並與我家，豈不豪富。」陳與權道：「我也久已起了這個念了，只沒處下手他，卻怎麼好？除非叫些家人，黑夜裡趕到他家，昏天黑地，一陣搬了回來，可使得麼？」喬氏笑道：「若這般做法，你也學干白虹的強盜樣子了。干白虹還虧有個戚宗孝與他替死，你的替死鬼在那裡？也要去搶劫。」陳與權道：「若不去取他的，再有甚麼方法？難道倒教他送上門來不成！不然叫個精細小廝，悄悄在他屋旁邊狗洞裡鑽將進去，輕腳輕手，偷了出來。再叫兩個人在外頭接遞，可不好麼？」

喬氏一發大笑道：「賊盜、畜生都是你做盡了！萬一被人捉住，跟到家來，你還認是窩主？認是賊頭？」陳與權道：「要了錢財，也顧不得許多品行。除了這兩策，你倒有甚妙著兒，尋一個來，大家商議去做。」那喬氏想了想，忽大喜道：「一些不難。我如今就把你向日說的，使他抱頭驚竄，走之不迭，把家裡所蓄的東西，盡情與我搬來。叫他沒處伸冤，無門控訴，若吞聲忍氣便罷，但硬一硬，連性命都結果他哩。」

陳與權聽說，喜得耳癢難當，忙問道：「此計真是神妙，只不知怎樣個做法。」喬氏附在陳與權的耳根邊說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怕他不上我的鉤麼！」陳與權拍手狂笑道：「果然你的智謀勝我數倍，又乾淨，又停當，豈不快哉！」這邊夫婦兩個暗裡陰謀，要傾他家產，麗容那裡知道？他掙這一所房屋，思量等丈夫回來好看，並望兒子成人，爭些體面，不想倒為他動了陳與權的惡欲，若下一段禍根，連家私囊蓄，都送在別人口裡，豈不可憐！詩云：

春風拈據燕巢新，掠水銜泥倍苦辛。
正欲抱雛還息影，忽摧風雨墮香塵。

麗容一日正在房中查檢孩兒書課，卻見個大丫頭捧著個盒子，笑嘻嘻走進房來。麗容認得是陳家婢女，當初喬氏隨嫁的，便問道：「你來何干？」那丫頭道：「奶奶差我來送些小物件與乾奶奶哩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把那盒子放在台上，掀開了蓋，卻是兩匹蓮色溫綢，一個珈（王南）梳匣，兩瓶蘇州露油，一匣搽面珠粉。麗容道：「你家主人、主母前日把我這等怠慢，已是斷絕往來，如何忽地把這東西送我？」丫頭道：「因是前日衝撞了，今日過來請罪，我家奶奶就到哩。」

說未了，兩個丫頭慌奔進來，報說陳奶奶已在廳上。麗容只看不聽見，也不接他。隔了一會，喬氏自走進來，未到房門首，先陪著笑臉，叫道：「乾奶奶，我夫妻二人一時氣激多多得罪了，你千萬休怪。」就深深四福。麗容只得也還了禮，喬氏又道：「我家丈夫雖讀這幾句書，一些事體也不知，向來受你家怎樣大恩，不曾補報，豈可反成嫌隙。乾奶奶回來之後，我便十分責備他，一連數刺了幾場，也覺有些懊悔，故著我來陪個薄面，萬萬不可見怪。」麗容道：「他前日何等氣狀，叫我怎麼耐得？」喬氏道：「相罵無好言。況且我這丈夫，性又粗鹵，更兼乾奶奶又說了幾句徹底話兒，故一時直跳起來。落後想一想，也甚是過意不去。」

麗容道：「過意不過意，我也不圖他見好，只是這些田產，斷斷要還我的。」喬氏道：「我正為此而來。因想恩人之物，何敢圖賴？自與乾奶奶淘氣之後，覺得自家不是，便把這些帳目，在這兩個月內都括了攏來，今夜特備一尊水酒，請乾奶奶到家，一則謝前番之罪，二則當面算明瞭帳。」麗容道：「我在你家受了這場大辱，如何再上你門？今既良心發現，還我東西，只要開明瞭帳，我叫家人來取便了。」喬氏道：「帳目牽前搭後，銀色高低不一，貨物貴賤不齊，如何寫得明白？況且前日得罪，若不請去消釋，我夫婦面目藏在何地？倘被人說是忘恩負義，可不壞了我丈夫的聲名？必要屈過去的。」麗容道：「寧可帳目少了些也罷，只是不到你家裡來。」

喬氏堆著笑臉，雙手抱住他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你真個見怪我了。我如此陪禮，也不看我薄面！不信這條路，兩家竟絕足了不成？乾奶奶若不過去，我只得要跪在這裡了。」麗容恐怕畢竟與他執拗，反要弄得不見好，這帳目便有變故，況意思又如此慇懃，不好固卻，只得轉口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先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喬氏道：「不好。我去了，你定然不來。我現帶兩乘轎子在此，定要與你同去。」竟攙了手要走。

麗容沒奈何，連衣裳都換不及，只得帶著兒子乾瀆郊，喚兩個丫頭跟了，一同上轎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易受明欺，難防暗算，
去時有路，來即無家。

不知喬氏之言是好意是惡意？果否還他田產？麗容此去，畢竟做些甚麼局面出來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